

名声



[德] 丹尼尔·凯曼 著

杜新华 译

RUHM

Daniel
Kehlmann

名声

〔德〕丹尼尔·凯曼 著

杜新华 译

RUHM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名声/[德]凯曼著;杜新华译. —海口:南海
出版公司,2016.2
ISBN 978-7-5442-6168-5

I. ①名… II. ①凯…②杜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
说集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14198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0-081

RUHM by Daniel Kehlmann

Copyright © 2009 by Rowohlt Verlag GmbH, Reinbek bei Hamburg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名声

[德]丹尼尔·凯曼 著

杜新华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马秀琴
特邀编辑 李怡霏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田晓波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6.25
字 数 111千
版 次 2016年2月第1版
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6168-5
定 价 29.5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 录

- 1 声音
- 19 险境
- 43 走向死亡的罗莎莉
- 69 出路
- 85 东方
- 109 答修道院女院长问
- 121 一篇讨论帖
- 147 我的谎言，我的死
- 177 险境

声音

伊布林还没到家，手机就响了起来。这些年来他一直不肯购置手机，因为他本人是个工程师，他不信任这种玩意儿。让一个有害辐射源紧贴着脑袋，难道就没人在心里犯嘀咕？但是伊布林有老婆，有两个孩子，还有一堆同事，总有人抱怨联系不到他，最终他让了步，买了一部手机，并且当即让售货员帮忙入了网。他不情愿地发现自己居然觉得这东西很不错，造型精致，触手光滑，优雅美观。此时，它蓦地响了起来。

他犹豫着接了电话。

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要找一个叫什么拉夫的。也许是拉尔夫或是劳尔夫，他没听清。

错了，他说，打错了。那女人道着歉，挂掉了电话。

晚上，第二个电话来了。“拉尔夫！”一个男人用沙哑的声音叫嚷道，“怎么回事，你怎么了，你这傻蛋？”

“打错了！”伊布林直挺挺地坐在床上。十点都过了，他老婆

气呼呼地看着他。

男人道了声歉，伊布林关了机。

第二天早上，手机里有三条留言等着他。他在去上班的城铁上挨个听了。一个女人咯咯笑着要他回电话。一个男人大吼大叫着要他马上过来，否则就不等他了，电话里杯盘叮叮当当的，还有音乐声。然后又是个女人：“拉尔夫，你究竟在哪儿？”

伊布林叹口气，给客服打了电话。

不会吧，一个女人的声音疲倦地说，不可能有这种事。号码不可能是重复的，每个号码都设有多重安全保障。

“可这事儿偏偏叫我撞上了呢！”

不会的，那女人说，不可能。

“那您看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

她说她也不知道，但是不可能有这种事。

伊布林张张嘴又合上了。他知道换成别人早就发火了，但是他不会，因为他生来就不会发脾气。他摁下了挂机键。

过了几秒钟，手机又响了。“拉尔夫？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“我不是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这个号码是……由于疏忽……您拨错了。”

“这明明是拉尔夫的号码嘛！”

伊布林挂断电话，把手机塞进了外套口袋。城铁上人挤人，

今天又得站一路了。这边一个胖女人紧贴着他，那边一个小胡子男人像死敌一样盯着他。在伊布林的生活中有许多不如意的事。他心烦，因为妻子没有头脑，读很多浅薄的书，做饭又难吃。他心烦，因为没生个聪明伶俐的儿子，女儿又不亲他。他心烦，因为听得见薄薄的墙壁那边邻居的鼾声。而尤其让他心烦的，是高峰期的城铁，总是这么逼仄，这么拥挤，气味更是前所未有的恶浊。

不过他喜欢他的工作。他和十几位同事坐在明亮的灯光下，检修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送来的故障电脑。他知道那些会思想的小芯片是多么脆弱，又是多么复杂和神秘。没有人全面细致地了解它们，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它们会忽然停工，又忽然做出一些奇怪的行为。大家并不去查找其中的原因，只是把配件换一换，让机器运行起来就行了。他常常想这个世界是多么依赖电脑，但他也知道例外总是有的，如果它们分毫不差地做完该做的事，那几乎算得上半个神迹。晚上，在半睡半醒的时候，他脑海中浮现的幻象——所有的飞机，所有的电子控制武器，所有的银行计算系统——会让他心神不安，有时甚至会让他的心脏狂跳起来。这时候埃尔柯就生气地问他，为什么他不能安安静静地躺着，难道她要在一台水泥搅拌机同床共枕吗，于是他向她道歉，一边想起母亲曾说过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。

走出城铁，手机又响了。是埃尔柯打来的，要他下班的路上去买黄瓜，他家那条街上的超市里黄瓜现在特别便宜。

伊布林答应了，匆匆忙忙说了再见。手机又响了，是一个女人，问他是不是好好考虑过了，只有傻瓜才会放弃像她这样的女人。或者他不这样认为？

不，他不假思索地说，他也是这样想的。

“拉尔夫呀！”她笑了。

伊布林的心怦怦跳，喉咙发干。他挂断了电话。

去公司的一路上他都稀里糊涂的，心烦意乱。这个号码前主人的声音一定跟他的很像吧。他又给客服打了电话。

不，女客服说，很抱歉不能随便给他换电话号码，换号码需要另外付费。

“可是这个号码是别人的呀！”

不可能的，她回答，这是有——

“安全保障的，我知道！可我总是接到打给那个什么人的……电话。您知道吗，我是个工程师。我知道，打客服电话给您的人多数都很无知，可我是专业人员。我懂得——”

她说她爱莫能助。她会把他的要求转给专人处理。

“然后呢，然后怎么着？”

然后，她说，等等看吧。但是这事不归她负责。

这天上午他干活时总不能专心。他双手哆嗦，到了午休时间也不觉得饿。连维也纳煎肉排都引不起他的食欲。食堂并不常做维也纳煎肉排，一般来说他在前一天就会盼望这道菜的。但是这

一次餐盘里还剩了一半，他就把它放回架子上，走到食堂安静的一角，打开手机。

有三条留言。一条是女儿要他在她上完芭蕾舞课后去接她。这让他有点意外，他根本不知道女儿在学跳舞。第二条是一个男人要他回电话。听不出这到底是给谁的留言，是给他还是别的什么人。第三条是一个女人问他，为什么总是躲着她不见面。她的声音低沉含混，他从来没听过这个声音。他正想关机，手机却又响了。显示屏上的号码前有个“+22”，伊布林不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代码。他几乎没有什么在国外的熟人，除了在瑞典的表弟，还有一位住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胖老太太。老太太每年圣诞节时给他寄一张照片，在照片上咧嘴笑着向他举起酒杯，照片背面写着致伊布林伉俪。可是他跟埃尔柯都不知道这位老太太究竟是他们的什么亲戚。他接了电话。

“我们下个月能见面吧？”一个男人大声说，“你会去洛迦诺电影节吧？没有你他们可办不成，根本不成，是吧，拉尔夫？”

“我会去的。”伊布林说。

“这个洛曼，我早就想到了。你跟迪吉特电信的人谈过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该谈谈啦！洛迦诺方面能帮我们很大的忙，就像三年前在威尼斯一样。”那个男人笑起来，“还有，你别的事情都怎么样了，比如克拉拉？”

“唔，嗯。”伊布林说。

“你这老东西，”那男人说，“真是少见。”

“我觉得也是。”伊布林说。

“你感冒了？声音有点儿怪。”

“我现在得……我还有点儿事。过会儿打给你。”

“好吧。你这人哪，本性难移，是吧？”

那人挂了电话。伊布林靠住墙，抹抹额头。歇了一会儿，他才清醒过来：这是在食堂里，旁边有几位同事在吃煎肉排。罗格勒恰好端着餐盘从他身边走过。

“嘿，伊布林，”罗格勒说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伊布林关掉了手机。

整个下午他都心不在焉。电脑的哪个配件出了毛病，经销商在语焉不详的报修申请中是怎么说的——顾客称，关机重启，但是屏幕上显示零——都引不起他的兴致。心里隐隐盼望着什么事情发生。

他一直拖延着时间。在回家的城铁上，手机关机。在超市里买黄瓜，手机关机。他跟埃尔柯和两个在桌下蹬着腿踢闹的孩子吃饭时，手机仍静静地待在他的衣袋里，但是他抑制不住地想着它。

他走进地下室。一股霉味袭来，一个角落里堆着啤酒箱，另一个角落里散放着临时拆卸下来的宜家柜子的各个部件。伊布林打开手机。有两条留言。他刚想听，手机却在手里颤动起来：有

人打电话来了。

“喂？”

“拉尔夫。”

“喂？”

“你这会儿干什么呢？”她笑道，“要不要跟我玩玩？”

“我可不想。”

“可惜呀！”

他的手哆嗦起来。“你说得对。其实，我很……很愿意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……跟你玩儿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伊布林四下看看。这个地下室他再熟悉不过，每样东西都是他亲手放进来的。“明天。时间地点你来定。我去。”

“你是当真的？”

“你看呢？”

他听见她深吸一口气。“庞大固埃餐厅。九点。你去预订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你知道吗，你这可算是头脑发热。”

“谁管这一套呢？”伊布林说。

她笑了起来，然后挂了电话。

这天夜里，他爱抚了久未亲热过的妻子。一开始她惊讶得说

不出话来，然后她盘问他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喝了酒，之后她顺从了。时间并不长，当他将她压在身下的时候，他觉得他们仿佛是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。她拍拍他的肩膀：她透不过气来了。他道了声歉，但还是持续了几分钟才放开她，滚到一边躺下。埃尔柯开了灯，怨恨地看看他，然后躲进了卫生间。

自然，他是不会去庞大固埃的。那一整天他都没有开机，晚上九点钟的时候，他和儿子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德乙联赛。他觉得身体像有电流通过般发痒，仿佛他的影子，他的替身，出现在了另一个宇宙里，走进了一家豪华餐厅，和一个高挑美貌的女子约会，她凝神听他说话，听到风趣的话就笑起来，并且不时装作不经意地碰碰他的手。

中场休息时，他走进地下室，打开手机。没有留言。他等了一会儿。没有人打电话来。过了半个小时他才关机，上床睡觉。他实在无法再装出津津有味地看球赛的样子了。

他一直睡不着。十二点刚过，他起了身，赤着脚，穿着睡衣，蹑手蹑脚地走进地下室。他打开手机。有四条留言。他还没来得及听一听，来了个电话。

“拉尔夫，”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“不好意思，我这么晚还……但我有很重要的事！马尔扎赫坚持后天要跟你见面。整个项目都悬了！莫根海姆也要来。你知道的，若是这样后果会多严重！”

“我不在乎！”伊布林说。

“你糊涂了吧？”

“走着瞧呗。”

“你真是疯了！”

“莫根海姆是虚张声势。”

“你真是有胆量。”

“没错，”伊布林说，“我就是这样。”

他刚想听听留言，手机又响了。

“你怎么能这样做！”她声音沙哑，极力克制着。

“你不知道啊，”伊布林说，“我今天遇上了许多倒霉的事。”

“别扯谎。”

“我干吗要扯谎呢？”

“是因为她！这是……现在……你们又在一起了？”

伊布林不说话。

“你痛快承认好了！”

“别犯傻了！”他飞快地想她指的是哪一个女人，他是不是听过那个人的声音。他真想多了解一些拉尔夫的生活，因为现在这也算是他生活的一小部分了。拉尔夫是做什么的，是靠什么谋生的？为什么有些人得到一切，有些人却一无所有，有些人功成名就，有些人却一事无成，而这些都与他们的能力毫无干系？

“对不起。”她轻声说，“你这人……有时真难对付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但是你这人……确实跟别人不一样。”

“我倒真想跟别人一样。”伊布林说，“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“那么，明天？”

“明天。”伊布林说。

“如果你还是不来的话，我们就一刀两断吧。”

他悄无声息地往楼上走，左思右想，是不是当真有拉尔夫这么个人。忽然他有种古怪的感觉，拉尔夫就在外面，正处理着自己的事情，对他一无所知。也许拉尔夫就是为了他而存在的，也许一个偶然的机会就会让他们交换各自的命运。

又响了。他接起来，听对方说了几句话，然后他大声说：“取消吧！”

“什么？”一个女人吃惊的声音，“他特地赶来的，我们为这次见面辛苦了这么久——”

“我用不着依靠他。”这说的是谁呢？真想知道啊，哪怕付出些代价。

“你还就得依靠他！”

“等着瞧吧。”一阵从未有过的狂热充满了他的全身。

“那你看着办吧。”

“我不正看着办呢！”

伊布林拼命克制着自己别去打听事情的底细。他已经发现，

其实他说什么都不要紧，但是只要他一提问题，别人马上就会起疑。昨天有个声音沙哑却悦耳的女人直冲冲地问他到底是不是拉尔夫——其实他不过打听了一下，三年前的夏天她在安塔露西亚的哪个地方。因此他永远打听不到更多关于那个男人的事情。有一次，他在一张拉尔夫·唐纳最新的电影海报前停了一会儿，心潮起伏地想了几秒钟：也许，他拥有的电话号码，是这位大明星的？那么这一个星期以来，跟他通话的就是这个明星的朋友、下属和情人了？也许唐纳的声音跟他的有几分相像？他摇了摇头，苦笑一下，走开了。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的，别想入非非了，这个错误早晚会被纠正，他的手机会沉默下来。

“啊，又是你。我不能去庞大固埃了。她回来了。”

“是卡佳？你是说……你又跟卡佳在一起了？”

伊布林点点头，把这个名字写在一张纸上。他猜想，现在跟他通话的这个女人叫卡拉，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因而不敢这样称呼她。唉，现在的人都不会在电话里报出姓名了。有了来电显示，人人都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对方在接电话之前就知道自己是谁。

“我不会原谅你。”

“我很抱歉。”

“胡说，你才不会抱歉呢！”

“嗯，”伊布林微笑着靠在宜家柜子的侧面，“也许不会。卡佳